



早年哪知世事艰

张玉琢 / 著

 群众出版社

早年哪知世事艰

张玉琢 著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早年哪知世事艰 / 张玉琢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6. 4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503 - 4

I. ①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玉琢—自传 IV. ①K82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6801 号

早年哪知世事艰

张玉琢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6.12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03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503 - 4

定 价: 22.00 元

网 址: [www. qzCBS. com](http://www.qzCBS.com)

电子邮箱: [qzCBS@sohu. com](mailto:qzCBS@sohu.com)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这天早晨，大人们已经起床忙生意。张师傅家有四个孩子，最大的只有九岁，最小的才三岁，还有一位奶奶，全家共七口人，住在青砖砌的三间正房里，房后临街，前后为百叶窗，通风、明亮。此时，四个孩子一字排开，像待哺的雏燕，趴在被窝里，露出小脑袋，静静地等待着，或者说正在专注地听一个熟悉而又诱人的声音……

“又香又甜的酥烧饼——”这位卖烧饼的老人似乎也习惯了，每次走到这家的窗口，都要停下脚步，多喊两声。清脆的叫卖声从窗口直传到每个孩子的耳边。

最小的一个先喊了起来：“妈妈，卖烧饼的爷爷来了，我要吃烧饼。”

于是，妈妈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个烧饼并送到他们手中。他们也不起床，趴在被子里吃起来。这似乎已成习惯，每天如此。

张师傅在锦州开浆洗房已多年，与周围人都很熟，勤劳又好客，多年来结交了不少朋友。在他所在的辖区，买卖人、教师、警察、日军军官等各阶层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衣服、床单、被套送来，甚至日本警察也将呢子大衣、毛毯等用品交给张师傅浆洗。有时候，张师傅还亲自登门取送衣物，尤其是呢子大衣、毛毯等。张师傅不识几个字，据说只念过三个月的书，老师去世后他就再没念书。他每次都把取回来要浆洗的衣物交给夫人，由她用针线缝好标记。夫人念过国学，所以标记起来得心应手。张师傅先将这些衣物放在一只盛有皂角水的半截缸中浸泡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进行清洗，直到这些衣物被彻底洗干净——原色、透彻，布纹清晰可见。有的衣物需要浆洗后再另行加工。人们都夸张师傅干活认真，忠实可靠。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，全靠双手搓洗，这是实打实的力气活，一天下来总是汗流浹背。张师傅每次都把顾客的衣物洗好、浆好，有的还要熨好，再根据衣物上的标记送到顾客手中，顾客满意后才收费。为此，张

师傅买了一辆好自行车，这样，走家串户取送衣物也方便多了。

每到晚上，张师傅都带上三个孩子到街上走走，散散步。三个女孩（男孩太小就待在家中）穿着小旗袍，头上扎个蓝绦结，脚上穿着发亮的小皮鞋，在广场上玩耍。有时孩子要骑车，张师傅就带她们在广场上转一圈，每人一次。有时候张师傅跟她们围成一圈踢球……临回家再买些糖果、瓜子等。左邻右舍看到打扮得这么漂亮、干净、利落的三个小姑娘无不赞叹：这三个孩子可真会“投胎”啊！长大也错不了！邻居们都称她们为“三小公主”。张师傅是个好娱乐的人，看戏、摄影、赛车等他都涉足，各种艺术照挂满墙。他还是个大孝子，隔三岔五就问母亲想吃什么，各种馅的饺子、包子、馅饼等都由他一人筹备，亲自动手做。对自己的夫人他更是关爱有加，穿的、戴的……总之，锦州城中一般中等人家夫人的穿戴他夫人都有。因此，他虽然付出多，流的汗水多，吃的苦多，但能换来全家人的幸福生活，他觉得还是值得的。

有了点儿积蓄以后，他在市郊购置了些土地并出租，也会得到一些收入。

这位“张师傅”就是我的爸爸，我是那个最小的男孩。

大姐在锦州育贤学校上学，每天背着书包，穿着海军服，一个人往返于家与学校间。有一天放学时，锦州上空突然风云骤起，瓢泼大雨随之而来，瞬间锦州的街道一片汪洋。大姐在回家的路上被雨水浇得睁不开眼睛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急着往家走，不知怎么跌进了街道旁的排水沟里，怎么也起不来。碰巧，一位警察经过这里，看到跌进水沟的姐姐，马上把她从水沟里拉了出来，看她身上没受伤就把她背起，送到了家门口。姐姐道了一声：“谢谢叔叔。”他转身就走了。

妈妈看到女儿全身湿漉漉的却还笑着，就问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姐姐说：“下大雨时不小心跌水沟里了，一位警察叔叔把我从水沟里拉出来了。”

“那警察叔叔呢？”

“他把我背到家门口就走了。”

这时，二姐过来，把大姐书包里的书和本子都拿出来。妈妈给她拿来换的衣服，又把湿衣服拿去洗。

奶奶听说大孙女在放学的路上被大雨浇得跌进水沟里了，是警察把她从水沟里拉出来的，忙过来看，问她：“警察叔叔可真是个好人。吓着没有？”

“奶奶，下那么大的雨，又跌进沟里了，当时我真的挺害怕的。”

“来，让奶奶给你叫叫魂儿。”

“奶奶，我魂儿没丢，只是当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怎么知道魂儿没丢……”

妈妈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妈，哪有那说道。丢了的魂儿还能叫回来？那都是迷信。”

“没丢就好。”奶奶说。

全家人都笑了，奶奶也笑了起来。

二

一天夜间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这个人大约十五六岁，手里提着一个草编的篮子，里面装着橘子，进屋就笑哈哈地叫了一声：“四姨妈、四姨夫好。”

妈妈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她二姐家的大小子，忙问道：“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是从齐齐哈尔舅舅家来的，我要回家，顺路看看四姨妈和四姨夫。”

妈妈忙起床张罗弄饭。他制止说：“四姨，我在火车上已经吃饭了，您休息吧。”

爸爸在一旁说：“既然吃了饭了，那就简单洗漱一

下。我去给你准备被褥。”

就在大人说话间，屋里的四个孩子都趴在被子里偷看这位从未谋面的表哥。

第二天，爸爸例行去乡下收租，家中浆洗活儿暂停一下。

这位大表哥姓画，叫画福林，家在锦州东大荒农村，家里是地主。听说他整天逃学，不好好念书，不听大人的话，还爱惹事，他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。于是，他一个人跑到了齐齐哈尔的舅舅家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时隔一年多他又回家了。

爸爸离家三天后，锦州警察局的警察来到我家，问：“孩子的爸爸哪儿去了？”

妈妈说：“他下乡了。”

“下乡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收地租去了。请问找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
警察严肃地说：“他犯事了。”

妈妈听了一愣，马上又补充问道：“他犯什么事了？”

“这个得他回来再说。”

警察在我们家房前屋后等了两三天，直到爸爸回家，警察走上前对爸爸说：“张师傅，跟我们到警察局去一趟吧。因为咱们都是熟人，就不给你戴手铐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

爸爸反反复复地追问原因，警察只说，到警察局就知道了。

爸爸懵懵懂懂地去了警察局。那时，提审犯人在司法部门由日本人进行，不听话就拳脚相加。

事情还得从画福林从齐齐哈尔舅舅家匆匆返回自己家说起。画福林被他父亲赶出家门后，暂时到齐齐哈尔舅舅家落脚，想在这个城市找个差事做。一天，他在一个放粥的粥棚前排队，想弄一碗粥喝。放粥的老板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排队，上前便问：“你为什么站在这里领粥啊？”他说：“……我一人离家出走，想在城里找个差事做以糊口。”

老板听了他的述说，感觉这个孩子挺乖巧，挺机灵，又无处落脚，因此问他：“你现在成为孤儿了，没事做，生活挺艰难的，我没有儿子，只有一女，我想收你做我的儿子，你愿意吗？”

听了老板的话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于是立刻答应：“我愿意做您的儿子，将来为您养老送终。”

就这样他成了这位老板的儿子。

到了老板家，他变得特别勤快，收拾家务、买粮、买油盐酱醋茶他全包下来。后来，老板把外面的一些琐事也放心地交给他去办理，他事事都办得令老板满意。老两口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他们就进一步想，要是能

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就更放心了。

一天，他在收拾家务时无意中看见，老太太从炕琴柜底下一个隐蔽的地方取出一个金属盒子。他装作没看见，继续收拾屋子，但心中却萌发了将这个金属盒子据为己有的念头。家中无人时，他以收拾屋子为幌子，溜进老太太的房间，找到那个金属盒子，揣在怀里，迅速离开老板家。他在一个隐蔽处将盒子打开，里面有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翡翠、金戒指、金耳环，还有珍珠、玛瑙之类，他把宝石、金戒指、金耳环及现金收起来，将剩下的珍珠、玛瑙等连同金属盒子一起埋在铁道旁的雪中。雪融化后，检修铁路的工人发现了这个金属盒子，并把它送到警察局。这时，警察局已经接到失主报案，根据失主提供的线索迅速赶往画福林家，并将其缉拿归案。

法院提审画福林时，他一会儿说把偷盗的财物放在我家了，一会儿又说把东西扔掉了。

日本人指着画福林问我爸爸：“他偷的东西是否藏在你家了？”

爸爸坚称：“他到我家里来时就没拿什么东西，只提了一篓橘子。”

警察又反复追问画福林，他反反复复地一会儿说东西放我家了，一会儿又说丢了。

日本警察狠狠地扇了他几个嘴巴，边打边骂：“巴

嘎！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！”打得他鼻子流血，最后，一脚把他踹到墙角儿。他蹲在那里一动不动……

最后，日本法官又想了一招，为了确定赃物是否在我家，让中国警察到我家把我姐姐（当时只有九岁）带到法庭上。

日本法官微笑着问姐姐：“小姑娘，我来问你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姐姐说：“他是我表哥。”

“好的，那你看见他把什么东西放你家了吗？”

“他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，我只看见他提着一篓橘子，再啥也没有了。”

“小姑娘，你的不要撒谎，要说实话，就可以同你爸爸一起回家了，好吗？”日本法官说着指了一下我爸爸。

姐姐仍说：“当天黑夜我看见他就提了一篓橘子，再啥都没有了。”

日本法官相信，几岁孩子是不会撒谎的，于是就让姐姐回家了，然后又问画福林：“我来问你，方才那个小姑娘的回答你可听见了？小孩子会撒谎吗？画福林，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！”

然后，警察又是一阵拳脚相加，把他打趴在地上。

最后，爸爸被判犯“窝主罪”，蹲了九个月的大牢。一度被邻居羡慕的欢乐而幸福的张家一夜间轰然倒塌，

可谓天上掉下来的灾难！

爸爸在押期间，妈妈坚持定期去探监，在监狱中每次见到爸爸都哭着说：“是我家的亲属连累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妈妈回到家中，看到家中昔日的生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总是以泪洗面。爸爸在押期间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弟弟。

爸爸蹲大牢后，奶奶因此而生病，在生命垂危时还念念不忘：“你爸爸是被冤枉入狱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灾难。今后这一家七八口可怎么活啊？”

妈妈因为坐月子，不能为奶奶请医生看病，九岁的姐姐因此辍学，料理家务，有时还得给奶奶请医生、买药。不久，妈妈在月子里也患上了疾病，再不能去探监。时间长了，爸爸在监狱中见不到妈妈前去探监就产生了怀疑：如果家中没重大事情，妻子是绝不会不来探监的。爸爸感到越来越不安，可身陷囹圄又无可奈何。由于家中两位大人相继生病，几个月过去后，家中的积蓄也消耗殆尽。我家在锦州城内没有亲戚，邻居和爸爸昔日的友人经常前来看望，对生病的奶奶和妈妈在精神上给予安慰，有时也接济一些，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在乡下住的姑姑、姨姨们隔三岔五地来看看，帮助打点一下家务，给奶奶、妈妈请医生，可治疗的效果甚微。就这

样，数月之后，奶奶和妈妈相继离开了我们。妈妈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，生下的小弟弟只好送人。听姐姐说，妈妈离世前还念念不忘：“是我家的亲属害得你爸爸去蹲大狱的，我很对不起你爸爸，让他受了那么多的罪，家也不像个家，人也没个人样了。罪孽啊，罪孽！”

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奶奶和妈妈是得什么病死的。我母亲去世时，从乡下来的大姨夫到母亲身边，把母亲戴的金戒指、耳环都摘下来，揣在自己口袋里。据大姐讲，大姨夫摘妈妈的金耳环时不知道心慌了还是什么原因，摘了好久都摘不下来，干脆硬往下拉，把妈妈的耳朵都划破了才把耳环摘下来，并迅速揣进自己的口袋里。姐姐对我说：“母亲去世时还搂着睡觉的你，用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腕不放。大姨夫让我拉你的胳膊，但也未能从母亲手中拉出你的手腕。”后来，大姨夫将母亲紧握的手指一个个掰开，才把我的手腕从母亲手中拉出来。看来母亲去世时不愿意丢下我，可能是因为我最小，一是怕我被送人，二是怕我遭罪。

爸爸刑满回到家，刚一迈进门槛，就看到四个孩子都穿着孝衫，戴着孝帽，屋里屋外一片狼藉，炕上、地上都是弄脏了的被褥。此时，正是入夏季节，不仅气味难闻，苍蝇也到处肆虐。看到奶奶、妈妈都没了，爸爸

心如刀绞，悲痛油然而生，潸然泪下。孩子们都怔怔地看着爸爸。此时，也顾不得再流泪和悲伤，爸爸擦干了眼泪，开始收拾残局：将炕上、地上的被褥、床单等都收拾到一起，放在昔日浆洗衣物的半截缸内浸泡片刻，顾不上休息，开始洗涤、晾晒。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后，爸爸归拢好物品，上街买了些药水，喷洒在室内外，以杀灭蚊蝇。他给孩子们做好饭菜后，让孩子们吃饭，然后独自一人躲在背地里大哭起来。他想，可怜的妈妈及妻子死前竟然连我的面都未见到，我受了九个月的牢狱之苦竟然没了三位亲人！孩子们还都这么小，最小的还没到四岁，最大的也不足十岁，今后该如何生活？

三

残酷现实的突然降临让这位四十岁出头的人有些措手不及，他再次擦干眼泪。浆洗房是开不成了，可带这么多孩子，又都这么小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如何谋生？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，他决定把我大姐送给大姨家暂时抚养，自己带剩下的三个孩子进锦州纺织厂。这个厂子是日本人开设的。他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锦州纺织厂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，自己的房产怎么处理根本没有打算。他白天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进工厂，当时二姐不满十岁，三姐不满七岁，我四岁。到了厂内，根据情况，爸爸做了修理织布机的“立柱工”，二姐、三姐年纪小，就在厂